

憲章外史續編

萬曆注畧卷之七

太學生臣許重熙題

神宗顯皇帝

起壬申六月終庚申七月

諱翊鈞

穆宗長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壽

五十七葬定陵

母孝定皇太后李氏

翼城人父后孝端皇后王氏

傳武清侯

餘姚人父

佛永年伯

妃鄭氏

襄陽人兄國泰

嗣王常洵

國隸

瑞王常浩

國漢

惠王常潤

國荆

桂

王常瀛

國衡

內閣二十人

太師張居正

首輔十年文忠

少師張四維

滿州人首輔一年文毅

申時行

吳縣人首輔九年文定

趙

志皐

蘭谿人首輔五年文懿

少傅呂調陽

臨桂人簡

余有丁

鄞縣人

許國

歙縣人文穆

王錫爵

太倉人首輔三年文肅

沈一貫

鄞縣人

葉向高

福清人首輔七年

少保張位

南昌人

沈鯉

歸德人

朱賡

浙江陰人首輔二年文懿

尙書馬自強

同州人

王家屏

大同人

陳于陞

南充人

于慎行

東阿人

李廷機

晉江人

方從哲

德清人首輔七年

吳道南

崇仁人
文恪

上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生于裕邸。隆慶二年三月立爲皇太子。

隆慶六年六月甲子

上卽位。○太監馮保掌司禮

監。○丁卯閣臣高拱條上五事。一御門聽政親答。一

詳覽章奏。一事必面奏。一俱發內閣票擬。一本詞不

指中。大約禁中官竊權使政歸內閣。中官皆恨。搆

宣言於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任。社稷宗廟事重。豈

有傳中旨。諸司按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修復古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之義。○吏尚書楊博請推心委任

關臣令親草擬奏。或召至便殿。而相質問。務求盡實。然後渙發。則成憲無爽。○一日內使傳 旨至關。

曰 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喪所爲。吾且逐若輩。

矣。已令臺諫程文駱遵等六人劾馮保。必欲出之。保

故按其奏。俟關臣張居正視 陵地歸。庚午有旨召

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爲且逐保也。中使

以 旨授成國宣讀之。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意然

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

居正掖之出。翌日踉蹌僛蹶。車出都。○癸酉 上御

平臺。召閣臣張居正至座前。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

幸自愛悉心見輔。止頓首泣謝。言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居正既得國。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相望。手采其爲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真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官之中。朝衣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丙子召群臣廷飭之。勅曰。近歲以來。士習澆薄。官箴凋缺。鑽窺竇隙。巧媒躡取。鼓煽朋黨。公事擠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

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辭讓之資。是用去其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朕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滯宿垢。共襄王道。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渙。恣以隨時。毋嗜吝。翁。訾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羣杜之門。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沈溺故嘗。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祖宗憲典。明甚。朕不敢赦。詔下百寮。惕然。○丁丑。大學士高儀疾卒。以呂調陽爲大學士。

大漸○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
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四月抵灣

秋七月甲申朔 上享大廟 上召輔臣面諭欲於

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正不敢違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官

中內宴 慈聖猶不敢同坐久乃並坐云○起譚繪

尙書兵部○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報海運抵岸六

幫無失信可與河漕並行○初通漕運于密雲侍郎

劉應節言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白水徒流西城

下去潮不二百武遺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深漕便制

船可直達密雲。移通倉五萬于密雲。折雲折色二萬五千兩存留太倉。給京軍月糧。則通倉無腐粟。密雲免商苦。○御史陳堂修奏處置廣寇事宜。曰昔裴度有言。淮四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業已討之。兩河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今如林道乾等解散其黨。還故籍。示以大信。李茂則聲其罪惡。奮擊以收成功。如此則撫可爲恩。勦可爲威。羣盜庶幾格心。

八月乙卯封慈聖父李偉武清伯。○丁巳加張居正左柱國。○辛未初御文華殿講書。輔臣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畢。進煖閣少憩。司

禮監持各衙門章奏進上。上覽有所諮問卽召閣

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雖元本後正字官進字畢再

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述明白。講畢還

宮。○上方十歲以英明聞。穆廟恭妃遣內使以

金盞遺其家爲門者所執奏。上答內使三十。以百

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上好爲大字。賜勸臣張居正弼子一人。宅後保

衛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一日謂居正曰朕欲爲先

生書太岳二字。居正曰上臣不敢乃已。○穆宗稱廟

霄祧。宣宗科臣陸樹德言。宣宗於穆宗爲六

禮不宜祧請復。睿宗世廟是祧。禮部覆言古者以
一世爲一廟。非以一君爲一世。唐宋皆十一室而九
世並祀于太廟。請于寢殿各增一室不允。○張居正
三辭恩命不許。○禮科陸樹德請將江南民運白糧
併領運軍順帶。○薊遼督劉應節言自鎮邊抵山海
延袤二十里。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兵多則勢強。
食足則兵壯。恢復大寧以精兵二十萬。控制外邊。庭
無近寇。上也。分屯列戍。首尾相應。次也。補完主兵十
一萬。各兵六萬。訓練有成。下也。入術者半枵腹。上班
者張空拳。兵寡邊長。提襟露肘。是謂無策。○遣中官

賈賜張居正獎諭勅書一道○兵科李鳳奏民務有
五曰賑窮民也優富民也驅游民也禁末作也抑刁
訟也賑窮優富以培財所繇生驅游禁末抑訟以謹
財所繇耗皆安邦固本之要也○廣東巡按楊一桂
極言招安之弊○張居正請正制誥之體畧曰閣臣
之職視草代言成化弘治間誥勅叙本身不過百餘
字父母妻室不過六七十字以資被爲榮不必詳其
詞歷此制體也近來詞妻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佳
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今後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
得有情飾詞以壞制體○居正新政 上眷顧殊絕

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所欲言正字卽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恐居正立處寒也。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官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爲無家法也。○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官中不讀書卽召使長跽面數之。當祝朝日五更至寢殿呼曰帝起卽呼左右掖坐。丞以冰爲上沃面挈之。

登車以出。○乙卯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出詣左室
觀先聖先師。召閣臣入。列舉以問。至文王稱事親。問
安視膳。至周公孔子。問何以旁列。閣臣對曰。二聖皆
人臣。已閣臣同講官隨至穿殿門乃退。○靈藏贊善
王差使貢方物馬匹。○廣西盜破懷遠。殺知縣馮希
武。○兵科李已請禁錦衣傳陞濫官。

九月甲午山陵禮成。丁未奉 莊皇帝孝懿莊皇后
主祔太廟祧 章皇帝神主。○順義王俺答貢馬二
百五十匹。

十月御史胡濙請於放宮人以光聖德。中有唐高則

天等語。上怒斥爲民。○乙巳。慈慶小室火。○茶賊

河淤。修建境山開。并護房村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

金城五港入海。○右客星見於閣道。上驚懼。夜露

禱於丹陛。○加陞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爲都督。○

陝西巡按蕭廩改勘牧地。言七苑共五萬五千三百

二十二頃。除見養馬八千七百七十匹。扣地一萬二

千二百五十一頃。餘地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一頃。歲

徵銀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專備軍餉。種馬仍當取

諸孳生。不可任其倒失。徵銀易買。及罷監苑官。○邸

中。工體復請查近畿葦地。歲徵銀解貯節慎庫。且言

既不能獨以與民。又不得用之在官。徒充吏胥之業。殊非法。

十一月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提騎逮至京。廷鞫之。貸以錮之南京。○廣東大水。○四川撫臣劉斯潔奏薦司直任瀚。潛心著述。削迹城府。○兵部奏北虜三鎮貢市事竣。糧餉無飛輓之繁。士馬免鋒敵之苦。羣夷欣戴。中外大安。○土酋寇遠陽總兵李成梁大舉伏兵襲破之。

十二月輔臣居正進帝鑑圖說。疏畧曰。德惟治。否德亂。以古爲鑑。可知興替。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迹。大

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民親賢遠佞憂
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虛
民親小人違賢臣般樂怠敖卽亂譬佩蘭之必馨飲
鴆之必殺取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得失之效昭然
矣謹自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
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惡爲陰爲凶故用
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爲之直解以取古人爲鑑之義
上嘉納之。○大學士居正以先帝服制未過小
祥節間請宮中勿設宴并免元宵燈火。上報曰
聖母膳簡每齋素蔬食或遇節小坐但增果品一桌

亦不用樂。居正曰：如此不但見陛下追思之孝，且節儉自是美德。上納之。尋論光祿寺節間免辦，凡省七百餘金。○訓導侯貴疏學政六事：一從祀論語成子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若子蕪非是。戴聖、劉向、王弼、賈逵、何休、王肅、荀況、何晏、馬融、杜預、楊雄、吳澄、釋經功不可泯。又文字自蒼頡始制，嗣以史籀、程邈、李斯、蔡邕、李陽冰，乃大備。宜立一祠以隆祀。併祀造紙之倫、製筆之恬。一教條。教官徒取充位，書院講學有類談禪，以六經爲糟粕。謂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以佛之似亂孔子之真。

不可。○宣府巡撫吳兌管邊垣。自四海治抵西陽河。又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訖黑漢嶺。繇是胡漢畫然。又諸陵後薄。歲煩徙軍護陵。而其境東北皆挺出塞外。勢懸多僻。兌乃繇龍門所至清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聯絡。遷降虜史車二落屯之。諸帥皆罷護。把都兒黃台吉崛強。不樂俺荅內附。每得賜物輒抵于地。兌思有以懾之。市之日虜酋子弟在百里外。而精騎屯塞下。兌偕五騎入其營。二旂前導。云來閱賞。虜衆錯愕。下拜。爭獻酥酪。兌按行其營。矚而返。王崇古以爲危。兌曰。身出有三利。悉彼虛實一也。

後方恻疑我輕騎直往使無我虞一也虜常輕我今
親蹈虎穴彼將震駭失魄三也俺酋在遠營中小酋
不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動非虜法正其智勇俱失
之時不足畏也崇古愧服○朶顏操蠻以妹妻黃台
吉挾賞寇邊殺二將蒯帥問計于兌兌曰上策討之
中策懲之上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加賞以誘之使其
蒐備而後兵之可以大創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割
肉大出師聲討宜雲料軍合擊微示意黃酋俾得縛
罪人自贖蒯帥以聞居正謂宜從中策遂縛阿都赤
十七人戮于古北口○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允請赦逋復額。給流人牛種。三四年間。粟價賤于中土。○允嘗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製雙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徙。砲發而車完。又楔砲以乾土代木。氣完而不震。砲舉如連珠。虜皆嚙指。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蠻作亂。布政使楊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滄。西則仙廻。仍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願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廡。○侍郞萬恭追

理故尙書宋禮河功○戶科馮時雨請命儒臣輯本
朝成事做帝鑑圖說進覽○特授德平伯李銘子鶴
都督同知不爲例○淮安南莫茂洽爲都統使

二月癸丑 上御經筵端拱傾聽音吐清亮儀度雍
容諸臣稱嘆○兵尙書譚綸陪祀咳嗽爲御史景嵩
等所糾欲劾去之 上曰咳嗽小事何至去一大臣
罰俸留用○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叢山深箐
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萬二
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表八
百餘里晝夜以殺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

母然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
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
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皆詐也。正茂決意討
之。召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叅議顧養謙吳
一介陳奎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
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生之有武畧者各效命。直前
悉得搜捕山岩溪澗。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
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
良賈林道乾於海崖。盡傾其巢。○有男子章龍假充
內使直入乾清宮。爲內官所獲。送廠供稱姓名王大

臣司禮欲借之詞以陷高拱。太監張宏不可乃止。決

三月江西撫按稱故尚書王學夔絕跡公府。九表齒
德。詔遣行人存問。○浙江巡撫徐杕請定王守仁從
祀孔廟。科臣趙思誠叅論守仁非聖毀朱權謀姦貪。
宜淫侍女妻。發其穢。擒定寧賊。欺取金寶。不可謂有
道。御史石價論守仁始與宸濠交厚。繼因伍文定以
成功。科臣趙參魯疏辯守仁真儒正學。詔是之。○
御史謝廷傑請崇祀金華黃元。時四儒何基王栢金
溪許謙及近故尚書章懋等正學祠。

四月增前鎮敵臺二百座○增兵邊防廣西懷遠縣賊○甲戌兩廣殷正茂捷至

五月制兩殿中書官階至五品而止

六月科臣賈三近言海運漂溺之患遂罷海運○旌江西烈婦七人永豐羅氏等不受賊污死新喻周氏等以不肯改嫁死

秋七月張居正以綜核不實爲言請令天下吏民所上封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之所在撫按行詔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詔下所司責令對狀

○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
兀堂去靉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數十首環繞
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
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
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詔祀
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及元儒吳澄于鄉
八月禮科石應岳稱奏布衣陳真晟理學○旌表麻
城烈女熊仙大○旌表遼東故軍郎傑家一門忠節
凡陣亡男女十四人○江西巡按燕儒請卹建文遺
忠練子寧諸人允之

九月吏尚書楊博罷南工尚書嚴瀚代廷推葛守禮
朱衡及瀚。上問居正葛近衰用瀚何如居正曰瀚
文學政事兼長出其不意拔之踈遠之中甚當。上
遂用之。

冬十月輔臣講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國寶惟賢。
珠玉何益。因述中官好裝飾朕每事抑之。居正頓首
稱善。又言秦始皇銷兵木梃何嘗不殺人居正曰一
二戍卒便能亡天下所以可畏惟民。上曰然。○贈
朱希忠王爵科臣劉不息等諫阻不聽。

十二月大同巡撫劉應基被劾聽勘違例奏辨特詔。

軍職○初黃台吉妻五蘭比妓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復棄之盡奪其嗣就室于朵顏諸子失兵快快宜撫吳兌計所以破羽之值扯力克求賞兌故抑以激之曰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忠報乎扯力克曰能兌曰爾父惟革布腹心耳大成與爾父有隙吾令合爾力足抗也扯力克兄弟果殺革布黃酋恚甚不敢諾勢稍衰吳兌又遣將邀把都兒飲而翫之其子青把都怒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兌召之前開營禱福言甫畢千砲並震虜馬皆驚乃號泣乞責而去自黃酋弱把都兒死虜王欽益堅

先始定虜王貢儀虜使入遇叅遊于塗避馬下立言
事則跪置夷館以五卒夾一虜肩焉每市虜首止精
外馬良者子直七兩有盜馬者令守卒持白梃伏伺
痛棒之哈不慎部人盜馬獲其三人哈首掠七人以
去先告諸部將發兵討之諸部俱追還所掠謝罪

戊^甲二年正月

朔日食○北虜三貢禮成加王崇

古少保○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
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皇上睿明日闕
者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融會悟入必有
出於舊聞之外者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

本進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秦皆天險
人屯聚其中。出沒爲寇。隆慶初蜀守臣上告。朝議命
曾省吾往討之。曾有偉畧。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
募歿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有以閩事論總兵劉顯
者。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
事逮治之。於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
絲等寨悉平。斬首一萬二千餘級。

二月鴻臚寺糾劾失朝官。文臣趙志臯等六十二員。
武臣朱崗等二百七十二員各罰俸。○查劫豈城縣
庫○粵將張元勳開將胡守仁合兵擊遁賊林鳳於

稱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

三月賜進士孫繼臯等○上命吏部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賞

夏四月 聖諭責成提學官。近來造士徇情姑息。借譽士口。以致習尚浮薄。學行空虛。投之以政。全無實效。殊失朝廷育材待用之意。今後有不職者。該科奏○科臣張楚城請行久任 上曰久任本係良法。近來華要衙門。陞轉太驟。獨責守令。勢自難行。須漸復祖宗舊規。遵守

五月賜居正父母銀幣○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

進輔臣以獻。上甚悅。中使馮保使謂輔臣曰。上

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講官。十
慎行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
雉耶。上尋以白燕送出。○馮保奏門禁。內官曹用

禮番二小廝內宿。下法司問。○召王崇古於邊人。憐
望京管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
實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
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
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
食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於家。代崇古督邊。

六月限舉人三科不第卽授職

秋七月昭陵地陷尺寸 詔經管官悉行罰治○禮

部奏請澄汰各處鄉賢名宦祠

八月淮徐海嘯河溢

九月鹽礦盜起於釣鄭間

冬十月太監馮保奏革惜薪司濫費每年應供柴二千二十八萬五千斤炭五百九十三萬一百九十五斤○上書弼子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賜居正居正因奏帝王之學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小藝漢成能度曲梁元隋煬宋徽皆能文章無救于亂 皇上

聖聰日開。宜及時講求治理。若字通鍾王亦有何益。
上領之。○上從容問居正。元夕鰲山烟火。祖制乎。
居正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當時多有諫者。陸慶
時方歲供耳。上曰鰲山聚燈爲棚耳。懸燈殿上。已
自足觀。安用此居正曰明歲大婚。及出閤。釐降多事。
宜加意樽節以待用。上曰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
命元夕罷烟火。鰲山。○浙江巡按田樂奏稱先年遣
戍盧龍各衛葛乾相等三百七十餘戶。係方孝儒姻
黨。乞行豁除。不允。

十一月遼東告捷。初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杲至誘

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張居正查叅內閣兩房官曠廢不到者十八員各罰俸。

十二月南京內使酗酒辱科臣王願勅守備太監李慶嚴加懲治科臣趙參魯論之語過激命謫典史。閣臣張居正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職官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張設文華殿後。

閏十二月遼王國除。罷姜清軍御史。上御殿講讀從容與輔臣語建文皇帝事曰建文當時果逃免。

不居正對曰先朝故老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削髮披緇走山雲遊四方人無知者至正統間忽于雲南郵壁上題詩有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歸骨故國乃知爲建文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驗之良是時年七八十矣上命誦其詩慨然興嘆命書進覽居正因奏聖祖皇陵碑文次日上御殿謂居正曰朕讀碑文數遍不勝感痛居正因奏聖祖備嘗艱苦既登大寶衣澣濯之衣三十餘年勤儉如一日將逝之先猶下令課農桑里老至京皆召見問民疾苦皇上今以聖祖之心

爲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曰朕敢不勉行。○上傳聖母意欲停刑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奏曰佛氏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舂磨其慘更甚于行刑。上大笑諭止勿停。

乙亥三年正月庚子朔南科臣余懋學疏陳五事有存悖大一款。居正怒其爲受賍官遊說請旨削籍。○禁武臣乘肩輿并諭兩京文武官遵守典制。○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分管責成。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並錄。聖諭選年深文學史官分六管在館供事。一議史官侍直凡嘗朝御皇極門。○該官

泣起居班於各科給事之上。一議纂輯章奏各衙門
奏疏該科奉有旨意卽全抄一通送發史館。一議
紀錄體例所貴詳核不尙文詞事繇顛末日月先後
務使明白。一議開館局東西十館密邇朝堂紀述爲
便令史官分直其中。○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營
工尙書郭寶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
正曰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
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
久越分之思非所以厚之也。上乃止。

二月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輔臣張

居正奏言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近來提學官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則務爲虛談。賈譽賣法。養交。公開倖門。明忍請托。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駁以淪失。至於教官潦倒窮途。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請勅吏部。凡所在提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所至興廉舉孝。謹察學官。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尙實。一國家以經術作人。所習經書。講求義理。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聚徒空談。開請託之路。一士子立身大節。全在行誼。若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文苑雖優。卽行

退革一 聖祖設立臥碑。禁諸生言利病。其有出入

衙門者。革退。若糾眾扛幫。肆行無禮者。爲首問遣。一

說書以傳註爲宗。文以典正爲尙。四書五經性理綱

鑑歷代奏議文章。正宗大學衍義及當代誥律。誦習

講解。適於世用。炫竒立異者。文雖工。弗錄。一歲考務

要嚴閱。荒疎庸耄不堪作養者。卽行斥退。廩六年以

上增十年以上充吏。童生三場通者始收入學。大府

不過二十人。○張居正論邊事曰。昨遼東巡撫張學

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卽面奏。暑月非

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鎮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

散及臣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首
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臣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
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
誑傳之言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與風聲鶴唳何
異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弛
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
而在我傾犯不知彼已之戒失事必繇於此兵部以
居中調度爲職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
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尤不可不謹戒之也○湖
南流賊蔓劫寧州一路巡撫楊成設計平之先移兵

巡使於寧州以聯絡兩省請割安遠縣地另設一縣
於馬蹄崗以鎮山蠻 上賜縣名曰長寧

五月 諭兵部邊臣奏報紛紛不過爲將來逃責之
地朝廷重臣原許以便宜行事功罪賞罰公論甚明
巡按御史毋得苛求細事使人不得展布又諭所報
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正是借聽傳聞將來何以
待敵今後鎮巡官平居日夕備戒要在遣諜的探有
警却宜慎重不許沿襲舊套未至而虛張賊勢退而
虛稱斬獲妄爾邀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調度動合
機宜不得信邊臣報言致乖舉措又諭戶部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地方官肯實心經理。豈至束手無措。近來淮揚無歲不報災。朕心惻然。查兩府被災有司。貪酷害民及衰病無爲者。即便奏斥。各撫按督率有司。修舉實政。不許但諉之氣數。亦不許謂朝廷諱言災異。壅蔽小民疾苦。不以上聞。○宥釋陸炳子孫。

六月議開泇河。從傅希擊奏也。論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曠職債事。拿來重處。管河官着久任。○兵部覆科臣楊言疏。清查驛遞。非奉公差不得借行勘合。

秋八月丙子。張四維爲大學士。

九月山東巡撫李世達奏薦州縣佐貳官楊果趙蛟等詔有才堪治民者卽陞知縣撫按選才保舉照之○科臣蕭崇業奏驛遞禁限非便詔切責罰俸

十月限御史出差日期

十一月張居正進郊禮圖曰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大率合祭者多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郊世宗中世竟不親行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仍遵高皇帝之定制歲惟一舉合祀之禮

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東夷王台執送
逆酋王杲父子至境上。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
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譴居正。
上震怒。下吏問謫戍極邊。

十二月工科徐貞明請修西北水利。停東南軍勾。謂
都城之外畿輔諸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
引之成田。目今桑麻之區。半爲沮洳。以上流諸水。泄
於一灣。欲其不汎而壅不能也。誠於上流疏渠引之。
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
下者留以蓄水。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平灤之境

地皆萑葦土實膏腴招撫南人築塘捍水皆可成田
不煩轉漕而自足者擇荒撫棄地而經畧其端則不
棄者羣起效力矣擇費省以易者經畧其端則難成
者以漸就緒矣軍丁遣戍軍裝出於戶丁每軍不下
百金軍不久安賂衛官以私回勾補無用軍伍日虛
非計之得也仍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以資招募歲
歲可免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軍丁無逃亡之患存
恤月糧又可裁革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有賴
矣貞明復著潞水客談一編專言西北水利大畧謂
中人治生必有附居膏稔之田國家全盛之勢獨待

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旣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一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豈可嘗恃哉。水利興。則旱潦有備。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數石而致一石。西北有一石之入。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其利三也。禹之導河也。以溝洫。今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而會於河。河流安得不悍悍。則遷徙無嘗。勢所必至。若疏爲溝洫。引納支流。霖潦不汎於諸川。河流漸殺。其利四也。西北之流。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而田畔植榆柳。棗栗可以設伏。避敵。其利

五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
農者廢其田里。游民有所歸。其利六也。西北之民罹
重繇之苦。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繇可輕。其
利七也。屯田之有隱占。以成熟也。旣熟矣。何必歸官。
始爲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治者。召募墾之。新屯
固種種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者。何限。募之爲農
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八也。塞上之卒。土
著者少。若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不煩
召募勾補。其利九也。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各授
田而安居。爲長子孫之計。其利十也。倣虞文靖公之

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而
千夫百夫亦如之俟其田人既饒則命以官而量征
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得世其官寓兵於其間與良
法也使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而贖其罪此因法行
而人樂從也今之武弁孱弱僅存者種種矣能以萬
夫耕其材識智力已出於萬人之上使之部耕夫以
爲勝卒心附而力倍其與剝贏卒自肥固天壤懸也
丙子四年正月 朔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
謂居正曰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予廷杖先生何
不肯居正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必有餘辜但朝廷

待言官當存體面。皇上不必介懷。上曰先生不

要避怨。居正曰臣受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

怨。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上曰

疏中言應禎有八十老父。卽取登科錄視之。有母無

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解一二語。上乃霽顏。○御

史劉臺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張瀚爲植

黨。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者

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與順悅下

耶。則負國竭公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

起。上爲下御座手掖之。上亦怒甚。詔下臺獄。

廷杖之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還里
○閣臣奏設起居之職御門早朝史官立於螭頭
之下駕出則扈從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自失
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管城繼光初任薊門卽
以築垣爲事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臺高五丈周
二十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器械簇糧具備虜至
則當陴以守先築千二百座以薊人木強不受律乃
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於郊外自朝雨甚至於日中
軍容益壯人不移足薊人大駭始肅軍令親巡工課

不旬月成事。費十萬足當百萬。編南兵戍之。立車營。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紉爲方陣。中置步騎一旅。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車兵出轅下排擊虜馬。虜却而乘勝乃出騎兵。三者互用。有發則南兵當先鋒。薊兵策應。戍守轉輸無不以律比土蠻入寇。居正貽繼光書曰。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公之事已畢。援遼非所急也。惟是公經管薊事十年。乃今一當單于。俟亂而擊之。庶萬全有。功又貽方。逢時書曰。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

多後居正又答部光先書曰。猶以辟鼠爲上。薊鎮切近陵寢。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此地以賊不入爲功。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不輕身出塞。浪追則無喪敗矣。殺劫事中。土不免况屬夷爲盜乎。

王衡湯泉記遊曰。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媿媿流涕。爲言。戚將軍賞罰嚴。得士歿力。其所規造。無論成堞樓櫓。卽小小臺館。要於不可易。因材於山。因力於土。無侈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於斧。新畚插之間。蓋彼時將帥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擊鼓寓

軍興可以游觀寓閱蒐數十年來文武吏各私其家而邊事如傳舍矣

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命講官六人題詩各書一柄六人者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益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賜居正四駿者成祖用兵所乘也居正爲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得 成祖騶虞手卷一幅賜居正居正藏之內閣中一時公卿皆有題詠仍有一卷長數丈鋪於文華後殿僅乃竟卷

四月 論吏部司官不許任情去來有托故告假者

參治○撫臣龐尙鵬上甘肅屯田事宜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輔臣進 皇祖御書 聖諭凡

二百四十有二○魚臺隨府爲僉事罷官里居橫其
奪其業師產致之獄其師遣子上書 上震怒謂輔
臣曰人之爲惡至辱其所業師當置之大辟輔臣張
四維曰此怨家之言耳告計之門不可開也 上遂
止隨府蓋四維門人

六月申覈吏治四方實政居正貽保定巡撫孫丕揚
書曰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計日待遷終鮮
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非所

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

七月宣府撫臣王遴奏清理屯田事宜。令各邊有自墾田。照永樂二年例。永不起科。詔曰。朕奉天子恩。得良有司。加意牧養。有奉虛文。事趨謁利。下奉上者。考語雖優。必註下等。又聞催徵併急。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除現年應納不免外。以前拖欠。分別久近多少。具奏蠲免。五年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時居正當國。諸費節省。太倉粟足支八年。居正請令今歲民租改折。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令民

以其價納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司禮馮保之姪邦寧使酒凌市人居正屬保戒飭之保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申嚴有司官擅離職守假公趨謁之禁。

八月壬戌 上幸太學。○有旨批謝鵬舉疏近來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卽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幹何事司道官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嘗套何有懲前慮後之實。○議革縣學以抑冒濫其行止無碍者附府學肄業。

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濫

去任又權吏卒金。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益何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要太平，須是官不要錢。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惟自恃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惟當攷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貪賊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曰：善。居正進士疏辭免。上嘗賜輔臣居正宅，探食下。尋調陽同心夾輔六卿，正已率屬講官六人，責難陳善。張位於慎行，補入講幄。上顧居正曰：新講官未有賜字，卽大書賜之。○旨

近來用人偏重進士一科。以致舉人衰老不肯流選。今後但遵祖制。惟才是用。其年力衰憊者。卽遙授官。毋得一槩濫除。○延寧耳肅功。陞石茂華兵尙書。

丁丑五年正月己丑朔。御史邵陞言鳳陽土廣人稀。宜爲勞來安定之計。○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爲等。則有三壤成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役。無與於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鹽鈔并之於地。而丁力反不與焉。商賈

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於民甚不便

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真人之號還其金印。

三月賜進士沈懋學等時居正子嗣修名在二甲第

一。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日以報先生

功也。○御史郭思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

蓄水開孟瀆以通舟巖奔牛呂城二閘以待運。○譚

綸卒。給自郎官至尙書終始兵事三十年計首功二

萬一千五百。○漕運總督吳桂芳條上屯田六議

四月順義王建寺西海以名請賜名仰華。○劉應節

尙書刑部。○吳兌總督宣大。○遼東搗巢功賞楊光

聖成梁銀幣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張居正言兩宮規制甚備又
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廢 上卽
命停工○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
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驚同列皆
失色說者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司禮
馮保裁抑中貴毋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卽出使端
備畢事幸免譴罰繇是內侍皆怨 上初卽位或時
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 上
戲者保嘗陰罪之故宮中皆憚保卽 上有所責罰

非出保口毋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昵
稍短保於上前。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舍以木萬曆末年又改爲
磚。○張居正請邊功不得叙及輔臣。○土蠻犯錦州
大雨遯去。

六月倭犯韭山浪岡定海軍將擊之斬首七十三級
○嶺南督撫凌雲翼部署師三十萬征羅旁克木央
山破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置縣治之嗣後
劉堯誨爲總督居正貽之書曰往大征之舉擒斬數
萬不謂無功但此中狼害甚於猩猩蠶而狼豮所殺

者皆獫也。兵既退，狼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或有司容納，彼又嘯其徒，侶繕其故巢，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爲亂者，蓋狼賊非豸，賊也。至於浙福之兵，皆無籍之徒，征勦有鹵獲之利，賊又弱而易攻。非若南倭北虜，以血戰得者。故官兵無不樂於用兵，無不利於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除賊救民，惟公審圖之。○輔臣張居正請定大婚吉期時，上年十六矣。

七月御史林應訓條奏三吳水利，請濬吳淞江。

八月 世廟實錄成，張居正辭免恩賚。

閏八月徐州河淤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

所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堤大壞○雲南土官普崇

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

勦僂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焜計擒元惡

撫處殘僂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應龍奪職爲民

○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

張居正諫曰明皇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

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行五用

哉狼莠不除嘉禾不茂寃情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

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

含冤於幽冥之中。不爲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爲妖沴。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忍於無辜之良善。其用仁亦舛矣。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奸而伸法乎。上乃止。勿免。

○定貢市效勞三年總叙。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

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叙。○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藉權於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篋。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了一徹。應言如響。

九月吳百朋尚書刑部○輔臣張居正喪父居正乞
恩守制不允居正在疚閣吏捧章奏請弘第票擬中
黃號喪次問某事某人張先生云何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占爲大臣災○御史曾士楚
吏科陳三謨各上疏請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
素服入閣辦事都御史陳瓚乞休瓚已久病貽書馬
自強云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強嘆曰
此老不起矣心先歿也編修吳中行上疏曰國家令
甲丁憂守制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奪情者非祖宗
之法也臣之進也元輔有師弟之分焉苟有一得之

愚而以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非事師
無隱之義也。與其記述於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
陳於今日。求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簡討趙用賢
上疏曰。喪必三年。周孔以來未之有。改先朝楊溥李
賢亦嘗起復。然亦回籍奉旨奪情。未有不出都門而
謂之起復者也。國家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非
阿意順旨之爲也。輔臣之留。皇上有成命矣。惡用
贊詞哉。幸輔臣名行不至大壞耳。脫異日有不肖竊
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
刑部郎文穆沈思孝合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

怒禮尚書馬自強曲爲解居正愈怒翌日詔廷杖穆
思孝各八十謫戍用賢中行杖六十爲編氓進士鄒
元標入左掖門視諸臣廷杖宛轉血肉中退而憤激
上疏大畧言居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
薄倖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并摘居正不便之政
四事且言士楚身服豸繡心同犬羊亟斥輔臣則綱
常正人心服疏上復廷杖之謫戍都勻御史朱鴻謨
疏救五臣革爲民○兩廣督凌雲翼以九絲種類日
悍曠武緣一縣屬思恩彈壓之梧州地方遼濶將巡
道移駐鬱林慶遠西德勝鎮逼近峒賊移府同知駐

○王國光尙書吏部

十一月南院都御史張岳請免元輔奔喪命自陳降
外○寧國生員吳仕期擬上書居正勸其奔喪據江
胡楨令同知龍宗武捕之獄死○陳爓左都御史

十二月李幼滋爲工尙書幼滋爲居正親修撰沈懋
學貽之書勸沮奪情幼滋答云不奔喪是聖賢之道
直接揖遜征誅宋頭巾不足道也○陞德二倉歲收
粟米久致紅腐議支放軍米出陳易新○吳桂芳尙
書總漕

戊寅六年正月朔○上始冠禮官請舉六婚詔以首輔

張居正克納采問名使庚子逆 皇后王氏○泰寧

衛首速把孩窺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

出塞捕獲首虜是月成梁直搗勞山去邊二百餘里

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皇親選陳

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給事中李涑廉謂居

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而服吉非居正所以自處幸

更其使不報○聖母慈諭 皇帝大婚禮成我當還

本宮不得如前看管恐 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今

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

先帝付託重義翌日 聖母移宮賜元輔五十兩次

輔四十兩。講官二十兩。正字十兩。

二月諭吏部邇來官富民貧。屢旨懲貪。飭吏撫按。通不奉行。前官論劾。駐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得一二輕。賍抵罪。奉旨駁回。便說朝廷用法太嚴。如此上澤。何由下究。今後嚴察奸貪實跡。即便叅奏。拿問追賍治罪。但不許輕聽刁說。報復仇怨。○吏部薦舉熟知河務官章時鸞。張純。張譽。劉順之。各破格起用。

三月大婚禮成上。兩宮聖母徽號。○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尚書馬自強侍郎申時行爲大學士。○居正辭。上於文華殿。上撫諭再四。太后亦慰。

滿有加遣司禮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於是
所經蹂有司飭厨傳治道路初時參用凶禮既而干
兵萬騎前後部鼓吹繒綵一新○湖廣巡撫陳瑞居
正所取立也諸居正家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絰伏
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哭前致詞尋侍居
正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
起揖聞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陳瑞耳見者揜
口○居正所經蹂藩臬守巡持廷參禮無不長跪者
真定守無錫錢普劄爲表與以媚居正前軒後寢二
童子侍揮篋炷香用卒三十二人昇之又能爲吳候

居正食而其之既畢。葬守廵請居正閱捺居正欣然
改服。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幣勞賞。○刑部
主事管志道。上封事畧言。太祀既革丞相而以
事權屬之九卿。每日群臣奏事。卽於御前面決可否。
宣德中始令蹇楊票旨。猶命臣面議處分。正統初
英宗年冲三楊因創權宜。每朝止言事八件。閣臣處
分白上傳而行之。自此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
面議矣。臣愚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凡有
大政該議者。先具事繇送御。次日早朝。公同面議。至
於內外章奏。預令輔臣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

裁定而大臣之恩怨消矣。洪熙宣德之世論政稍緩。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從容辨問。此誠用其實者。弘治初。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謂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日輪閣臣一員講。臣二員使居前。右廂陛下閒居文華殿之時多。則心清理明。又嘉靖間詹事霍韜勸世宗首召戶部問歲計入出。次召吏部問文職。兵部問軍職。禮部問宗藩內臣。工部各監局歲費物料。各以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則樽節之心自不能已。國初以三途類選。給事御史多陞主

事待之若不甚重而顧多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敢言多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言官而重言故人爭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也馮堅典史也條陳而太祖嘉納潘叔正州同也建言而

成祖采用豈獨科道重哉國初用人不拘資格宣德中初設巡撫而郎中趙倫長史周忱御史于謙同推爲侍郎蓋繇擇人不擇官也文官自正統後添設者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材天下不以官之炎冷爲向背而以品之高下爲重輕則庶其復舊矣古

者天子巡狩令市司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按臣巡
行體貌嚴重叩若帝閣通下者投文放告而已卽有
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洪武中勅令布按府州縣遞自
清所屬今巡按攬諸司之權百凡刑名俱令申詳定
奪巡歷所至分巡分守必隨之推官不得理本府之
刑專於荅應撫按矣撫按會同舉劾非不委司道互
察而一人開賢否餘官轉展雷同至於訪拿兇惡委
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吏刑廳積年黠吏州
縣佐投刺謁之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慮其秩
卑令與三司官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今致兩司素

廉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蓋憲綱之舊哉。○時遠東續奏大捷。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

夏四月。遣官催取張居正還朝。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部院科道官各上章請趨居正。上遣錦衣崔汝敬往迎之。而令中貴侍其母。以秋日取水路上。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主賓禮。過南陽。唐王亦如之。

六月乙未。居正至自家。抵郊外。詔遣中官何進宴勞。次日見於平臺。上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曠之狀。款語良久。乃子休沐。十

日而後入閣

秋七月少傅呂調陽致仕初居正給假葬父本省官皆會惟御史趙應元不至掌院陳炯忝罷應元戶部郎王用汲劾炯阿附輔臣忤旨鐫秩爲民

九月旌表義民盧守益滁州人六世同居家衆二百口以守益爲長每日輪婦女五人掌厨男子會食於堂女子會食於室朔望拜其長照家規行禮斗粟尺布人無敢私御史崔廷試奏請旌之○吳兌總督宣大俺酋將西謁番僧寄帑于兌留旗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兌與約使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

禁母近邊

十月旌宜陽烈婦王氏。輝縣烈女趙氏。王悞爲人執手而自斷其臂。趙爲夫見逐。罷親索聘而自縊者。○辛卯大學士馬自強卒。

十二月故少師高拱卒。其妻張氏以所遺器物獻居正。曰無子孫可守。謹以獻相公。如見先相公也。居正惻然爲請。卹典復其故官。予祭奠。○魚臺妖人侯表以所撰妖書令其黨進。詔捕治之。○鄖陽撫臣徐學謨捕斬白蓮教張林等六十四人。○宗藩事例書成。頒示諸王。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有

司所裁抑多未必中程。輔臣居正集議如樂戶槩革。此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郡王墳價停給。此恩郵太薄。如郡王故絕者不襲。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庶人名糧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此恩紀失倫。種種未安。各釐正定議。著爲憲令。

卯七年正月。毀天下書院。妖人王鐸自稱金輪王。輝有司捕除之。○薊遼總督梁夢龍奏報黃台吉挾入犯總兵李成梁擊之。戰於耀州。斬虜首八百七

九級

二月河工成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
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
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爲巨浸及其大決又從小河
口挾永堦諸水直逼泗州其患且憂在陵寢上
以問輔臣張居正因進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乃卽其家拜都御史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
成塞崔鎮口築遙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
李字舖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於桃源縣
馬廠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

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滾水壩四座以緩汎
溢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徐淮之間兩
堤夾峙淮盡趨清口會黃河蹂安東雲梯關入海○
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
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於是
一時叙功者俱准辭○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
堅錯者卽闡化王答賴刺麻也故號活佛爲虜王所
尊禮○詔更定時享祝文張居正奏議曰孝莫大於
尊祖禮莫嚴於假廟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畧廟祫
世次尤當序列分明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

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配享壽春等王親屬
已遠神牌宜止本爵。

三月戶部進揭帖云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
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關臣因言王制
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
非常之事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
意樽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吏部奏革各衙門吏役頂首有旨嚴加振刷母
事姑息容奸○蘇松大水因科臣王道成言諭織造

段正准減半。○時有戚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家。婢僕三人磔。婢呼寃莫之省。已而殺人者敗露。有旨怒其率意識刑。無辜受戮。遂請爲民。○輔臣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與見年一并催徵也。夫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尙不能辦。豈有餘力完積逋哉。今歲之所減。卽爲來年之拖欠。見年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連年株求。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多。征粟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谿壑之欲。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哉。上允行之。○廷試貢生下卷

發回原籍克吏○張居正進蕭雍殿箴

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清弋陽人起吏員積官嘉興同知築海塘有功後治寶應河堤河工銀四萬兩銷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有忌之者密擠之水死貧不能殮人皆稱之○上在西城飲酒有慈寧內使二人在旁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上醉怒取劍將擊之諸闈勸止乃割其髮翌日太后召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徧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上云太后令馮保向闈中取霍光傳入覽上心大

恨明年居正死。馮遂而張抄矣。此後太后憚上威靈。不復有所諭。

于慎行曰：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人主在深宮中，醉飽過誤，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怒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爲，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僂宦官如刈草菅，視一闖人之髮相去何如此！不明於春秋之義者矣。

七月，奪戶侍郎傅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戩猖獗，詔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上憶

前事未復下兵科問狀給事李選請誦之以爲玩旨之戒竟免其官○孝感縣布衣梁夫山豪俠自名潛入京師欲從觀張居正居正一見而目攝之夫山懼遁歸改姓名何心隱講學江廣間建求仁館聚徒千人巡按郭思楹奏捕斃之獄

八月有男子突入朝班獻太平策語皆迂譎命杖之九月庶吉士散館以十人爲編簡十三人爲科道十二月己亥進張居正太傅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彌成治理其勿辭

庚辰八年春正月

朔日食○李成梁出塞斬首虜

四百七十一級○呂調陽卒

三月辛亥駕詣山陵行春祭禮奉兩宮 太后率

后妃同行○賜進士張懋修等○時居正扈 上謁

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手歸政隱然復子

明辟凡再上而 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上 慈聖

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

十而後商處先生無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子懋修狀

元及第矣懋修弟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

得禮部主事時人爲之語云首甲幸有三人云胡新

此二子或俚言書而粘之宮牆○張居正服除 上

召見於平臺尋使中貴張宏引見兩宮 太后於宮門 仁聖 慈聖各慰諭加禮

四月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慆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於稱亂郡人畏款甚於苗守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款自相鬪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爲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叅將鄧子龍備五

開

閏四月南兵主事趙世卿上匡時封事大畧選進之制當廣驛傳之禁當寬大辟之刑當慎催科之令當

緩臺諫之氣當振不廣則士氣銷索有枯槁之患不寬則豪傑解體有望塞之患不省不緩則民命不堪有剥落之患不振則耳目不聞有壅蔽之患疏入居正不喜陞世卿楚府長史尋考察去之○黎平諸生歲赴貴陽學使試走六七百里不便多棄學附款改令屬辰沅歲試○設官纂修大明會典○行耕藉田禮○儀封人曹嵩作亂自稱三乘政主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嵩走鹿邑生得之下詔嚴行禁革左道

秋七月宣府地震

八月彗星見從橫河漢七十日○諭兵部各邊兵備
官多自立標名擁兵自衛糜餉冒功其悉汰之閩廣
監軍司道亦屬牽制并行裁革

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廣西巡撫劉堯誨
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安福守禦所
舍人謝燿訐奏劉臺凌暴情節下撫按問

冬十月虜寇遼東○詔修龍虎山張真人壇廟兩宮
聖母與后妃賜銀內官楊輝賫去督理不干擾有

司

十一月詔度民田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

萬頃歲久滋僞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力薄始受其
併及縣官責收不得不行攤派浮糧所在多有而天
下盡受其病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
已減二十七萬自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
張居正請行清丈以洗其弊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
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
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
舊額中故額得以減科

十二月徐學謨尙書禮部時宗伯久屬詞臣陞轉之
地而學謨從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張居正

請敷謨烈以裨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時之可
徵。上嘉先生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周作誥，大指不
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謹
將累朝寶訓實錄，分類編纂，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
難，曰勵精，曰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
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
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曰去邪，曰納諫，曰
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
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
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

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
曰禦夷狄修德致治之方畧備矣視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謹惕事事率繇卽燕息深宮之日
猶出御講幄之時矣○建州夷兀堂犯鰲陽寬奠又
犯永奠總兵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捷聞進成梁寧遠伯世襲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
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

辛九年正月

朔大計京官尚書王國允考功郎

孫繼清悉取建言官黜之○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
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譙質問經義陳說治

類唐宋故事○命補給安南都統使陳茂洽父宏
真勅書

二月科道交章論阻真人府修造事 上以事出兩
宮 聖母意不允禮部亦欲疏諫居正曰此事可止
予先止之矣亡何內批猝出召還所遣內臣○李成
梁出塞邀虜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光祿少卿蕭崇
業辭流球所贈金

三月丙午大闕○侯拱辰尙壽陽公主○吳兌爲右
都御史總督薊遼初兌爲高拱所厚有間于居正者
謂當去之居正曰先去誰可代耶已而以功擢總督

在宣大十一年入爲侍郎適遼左殺將之報至居正
問兌兌曰速不亥在禍未歇也居正曰柰何兌曰在
勦易轉耳居正領之亡何勦遼總督缺居正趨王國
光速定國光列數堪任者居正搃首曰不有吳兌耶
國光以語兌兌曰臣老犬馬勞苦邊陲日久何苦復
出之國光以復居正居正曰兌有宿願未酬豈忘之
乎兌曰必欲用兌非加尙書銜不可居正曰當留爲
掄速不亥之賞可也竟以右都出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張居正入至
殿前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居正

○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
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
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
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
當大破常格急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張居正
撰頌詞一首并繪圖以獻○詔遣使存問在籍閣臣
徐階○上御文華殿宣召史官王家屏沈懋學張元
朴劉元震鄧以讚入見上取宣宗所書玄兔圖示
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願盡收捕之

四月四川地震○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

伯言入犯鎮夷堡遼帥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伏

甲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馳斬之抄化大

哭出塞初速把孩屢爲邊害周詠爲巡撫誓必欲破

之築臺垣歷諸要害七十餘所而廣墾田以積貯經

營五載來則懲創去自吳允爲總督與詠密計命成

梁爲三覆誘其入而殲之詠大小九戰前後斬首四

十餘級梟名王以下首虜百人捷聞卽軍中加允太

子少保詠右都御史各錦衣世蔭益封成梁○冊恭

妃王氏○慧見西方○革前捺江張岳職○杭州營卒亂執辱巡撫吳善言 詔兵侍郎張佳胤往視帥

佳胤未至而杭州民亦亂有丁士卿鼓衆焚劫屢諭不止佳胤詞二亂未合卽疾驅赴浙請留顧養謙爲杭嚴道養謙進說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不密其憂方大或取他罪罪之不足示武佳胤乃令親信入營中以好言慰亂兵令之討亂民以贖罪斬亂民一百五十餘人尋召兵諭之賞其討亂之功而誅其首倡亂之二人養謙單騎按行諸營示以亂兵馬文英楊廷用首聲衆罪而貰之衆惛服二亂皆定

五月廣東大水

六月丁亥朔日食三日。隼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東鹿草賊張從敬作亂。尋討平之。○張居正有疾。上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而大事卽居正家平章。○阿台旣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韋。孔韋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邪翼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盛。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虎兒罕借兵黃台吉。黃台吉陽助之。而陰

收其部夷自虎赤等自益虎兒罕亦死。逞仰二奴數
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於曹子
谷得一千三十九級。○遼東大捷至。詔進張居正
太師吳允尚書兵部周詠總督薊遼。○居正病甚疏
乞歸。上優詔慰留。稱爲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
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薦尚書潘晟梁夢龍侍郎余
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薦徐學謨曾省吾張
學顏王篆可大用。上黏之御屏。○丙午張居正卒。
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
泓惟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視。則氣絕矣。上

愴悼輟朝。兩宮太后及潞王各賻儀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遣中官及錦衣太僕官護其喪歸葬。○起潘晟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嗾言官劾之。有旨黜歸。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而返。○秋七月三。吳大水。湖廣浙江皆水。陝西旱。○遣太監護送居正母還鄉。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詔赦天下。

九月。聖母發銀二十萬兩犒賞邊士。加四維少師。時行少保。李偉武清侯。○編修黃憲使朝鮮。○河南悍宗睦梅等聚衆稱亂。巡撫姜璧猝擒其謀主而

教其衆亂送帖然璧言泊大猾宜緩急則謀泄而易
脫乎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安○山東按臣商爲
政舉丞簿楊果趙豸二人雖出胥史有長民材詔優
用之盡擢爲知縣

十月除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吏尚書王國光被
劾免○御史楊四知劾故太師張居正交結內侍馮
保徐爵竊弄威福幾危社稷○虜酋滿五擁鐵騎六
百闖入獨石宣撫張佳胤命將麻錦邀之獲其副八
賴滿五哀辭求索佳胤計縱之則狎僂之則讐乃命
錦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已馳赦之給之銀符使歸

八賴誓不復犯邊滿五驕挾益賞佳胤令敢益一併
一肉者斬段柰銀定犯邊搶掠佳胤移文虜王令割
牛羊以償因上疏言不宜徇虜情不宜掣肘邊臣請
悉一鎮之力制之

十二月御史李植叅馮保十二罪梁夢龍曾省吾王
象勞堪俱劾免初中貴張誠見惡於馮保上不得
已斥之外而使密譎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
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寶踰於天府馮
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
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屬其門人御史李植論徐

爵擅入宮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奸諸違法事。上執

馮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
緹騎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戶部進沒田產。變
價一萬九千兩。工部進沒房產。變價六萬九千兩。○
嚴清尚書吏部。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間
遺。惟清獨無。上甚重之。山中呼爲嚴青天。及廷推
吏部。上特簡用。

癸十一年春正月。召吳中行。趙用賢於家。復其編修
簡討官。以鄒元標爲給事中。艾穆。王用汲。沈思孝。各
員外。余懋學。給事中。孟一脉。朱鴻謨。傅應禎。趙應元。

各御史殿正茂陳瑞皆劾免除張懋修副修等名
御史江東之叅僉都御史王宗載謀殺劉臺下法司
問時科道益務攻居正爲奇昔年依附諸臣一時悉
逐

徐學謨曰論大臣者多據誤聞指摘以致是非顛
倒如謂居正恨侍郎洪朝選勦處遠王不盡其辜
嗾人陷之者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牆矣尚有何
辜未盡且部光先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
侍郎陸光祖阿附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又在
南部炳死而始遷也有謂南吏尚書趙錦生平無

一善者。錮以御史論嚴嵩。詔獄廷杖削籍。隆慶年
始起。有謂南刑尚書陳道基爲江西巡按。賄嚴嵩
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舉朝
無一人救正之。

閏二月乙丑。駕詣山陵。○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
名乞慶哈。

三月。賜進士朱國祚等。是科四維子乙徵。時行子用
懋。俱秀水沈自邠房中式。又用懋弟用嘉。冒籍中浙
江鄉試。御史魏允貞論之。坐降級調外郎。中李化龍
收允貞亦坐貶。○兵尚書吳允罷。御史李植并劾總

督周詠誦方逐虜于黑峪功最大念無可共功因自
幼夫不敘其在邊九年每遇虜壓境必躬環甲按營
壘以故人人自奮虜望見詠麾騎輒咋指遁

夏四月大學士張四維憂去○少師徐階卒於家○
以許國爲大學士○陝西地震山西饑○建皇莊○
張學顏尚書兵部楊巍戶部

五月己丑 上出百子圖命時行有丁各賦詩○胡
櫛勞堪龍宗武各遣戍○朝鮮國王差刑曹判金繼
輝來咨文一道言其祖康獻王宗系與李仁任無涉
又建國錄於推戴亦無與弑四王之事會典續纂

世宗皇帝許其改正乞將辨誣情節載入 世宗實錄及新纂會典中繼輝仍上書禮部文詞古雅可觀
○湖廣大水河南兩雹大水○泰寧首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靜堡李成梁議於黑山大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金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

六月伯言復借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

弘治七月趙世卿准郎中起用世卿前考察劾官者也
日禮郎涉京堂而言官遂引例各舉所知吏部執奏
不允說者謂有治朝之體○吏尚書嚴清致仕以揚
魏代之○左都御史陳炯劾罷以趙錦代王遴尚書
兵部

八月朔石門路旗竿生火○奪張懋朱希忠贈王○
工料唐堯欽奏馭吏大要一日辨真才集事者才生
事者才而壞事者亦才也一日省煩文一人而兼數
事力能任之不勞也惟拜送慶問之類酬答燕會之
冗安能以有限之精力僕僕喘汗哉賢者苦掣肘而

不獲伸。不肖者工阿媚而得自達。守令不暇自立。惟求救過也。宜勅司道。凡考郡邑。只計閭閻盜息民安。卽臥治而必舉。民貧盜發。卽戶口日增而必核。禁止迎送。少休餘息。以從王事。

九月甲申。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禮尚書徐學漢論罷。○御史孫繼先曾。乾亨叅兵尚書張學顏。同附劉臺。有旨。孫曾各降級調外。

十月。許國入閩辦事。○吳文華總督兩廣。○初。昭平賊黎福嘯聚流剽。時方會勦羅旁文華。陰留勁卒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之。斬福。攻下五指諸峒。撫定二

萬餘人卽其地建堡壘田○柳州賊北三負險入莫
敢嬰文華曰兵法不動如山動如雷固有待耳適有
河池之役令叅將將卒以往而陰勒部署中道直瀉
北三巢斬四千八百級不浹月而蕩平○田州酋岑
大祿與其母忤母走隣酋隣酋將兵之文華檄大祿
亟迎其母歸兵端遂息○懷集賊嚴秀珠剽掠封川
文華徵兵若爲西討者以元旦進勦斬八百餘級方
珠盜起有蜚語謂廣州兵謀應賊者文華馳赴廣州
合諸營兵操練犒賞如常密捕海上謀一人磔以殉
內外帖息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詔嚴備之。○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於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馭毛憐夷阿海於莽子寨。誅之。

十二月辛未。慈寧宮火。○逞仰二奴。糾王台次子猛骨大人。開原塞。都御史李松命參將宿振武。李寧設伏四隅。而遣霍九臯往諭二奴。擁三百騎直前請賞。砍傷九臯臂。九臯擊之。伏盡起。斬二奴及其子。得三百十一級。李成梁兵繼至。斬首千二百五十二級。自是海西警服。

甲申十二年正月吏科臣鄒元標以歲底內庭火災。延燒慈寧宮。震驚聖母。勸上修省六事。一保聖躬。以寡欲爲事。一親臣工。以召對爲常。一開言路。以虛受爲量。一諭百官。以軟熟爲戒。一節財用。以難繼爲懼。一拔幽抑。以疎罪宗。放宮女爲仁。有旨。元標疑君怨。上謫南刑照磨。○房山民史籍言。曠沙產於水峪。諸山請設法開採。○御史丁此呂請召廷臣。馮景隆孫繼先等而追論馮保罪。御史范雋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材。養士氣。清武職。○丁此呂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

禹命題爲阿附居正有禪受逆萌吏尚書楊巍駁此
呂以曖昧中人大辟。上怒命此呂調外雋爲民。

朱國禎云。神廟宮中自號禹齋啓愚命題以此
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狀于人間耶。

于慎行云當時士論洶洶以爲居正必有異圖。
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
正十年作事大槩行申商之術與人結怨又諸子
連舉鼎甲以爲榮寵其志量固可知者。

二月御史屠叔方奏免建文諸臣牽連在戍者。繇是
黃胡閔等宗親皆得赦原。○副都御史丘偉上言

獎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職之考。外官例有

之疏。二請托。密囑銘心於私。牘簡札接踵於公庭。三

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聞傳書以馳告。四舉劾。閹

閹竊嘆徧爲怒罵之聲。紙上虛裝盡是循良之績。五

提問。填谿壑而賍惟撮其一。二刈草管而罰不傷毫

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糾劾則儘舉監。七體面州

縣佐貳。奴隸不若學校之官。槩稱善教。八饋遺門生

座主。儀漸加多。舉劾台規亦尊舉主。送者不嫌鑽刺。

受者不訝稠疊。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國與民俱

貧。而官獨富。以官致富。又以富買官。賈誼生今不知

當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而齊治。况聖人在天子之位乎。

三月 上奉 兩宮太后同閱 山陵在 兩宮輦

前乘馬導引不繇中道及山頂遙望 兩宮幄前

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安○通政使倪光薦加工尚書班立左都御史之右趙錦爭之并自劾求罷班制遂定

夏四月京師黃霧四塞○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惡 詔奪其太師官及謚遣副都御史丘橐中貴張誠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二千兩白

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飯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兼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冀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

論扯首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首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

十一月余有丁卒○吏侍郎陸光祖爲御史周之翰所劾遂謝病去副都御史耿定向奏曰之翰所劾正光祖所取重士林者以白爲淄大乖公論

十二月王錫爵王家屏爲大學士○刑郎俞顯卿訐太儀郎屠隆落魄無度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科臣叅看隆潦倒名教顯卿攻訐陰私均於士風有玷有旨並革職爲民

乙酉十三年正月。起海瑞爲南畿巡撫。僉都御史。○順天通判周弘禴劾奏張學顏張鯨坐謫。○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騎逮至。證案甚夥。事多不核。舒化爲刑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爲。若好以已爲。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上領之。○潞王府卒爲兵馬吏目。鞭笞王奏之。上怒。逮吏。日詔獄掠死。繩其捕卒七人。化奏曰。吏目雖微。亦命官也。今繇府卒以繫過矣。奈何。波七人盡死乎。得旨釋之。

三月。兵科臣王致祥諫。上乞罷內操。○伯言把都

復連結鄧見台吉萬餘騎入塞殺掠軍民遊擊周思
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
丁字泊堡出布陣爲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
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卽跳騎
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關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
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
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拾征孛來等十三人
獲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
封扯力克爲順義王哈屯比妓爲忠順夫人

四月江西撫按歲造磁器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

項費錢甚多。無堪用者。御史鄧鍊請停止之。○大旱
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虹縣地中湧血。○朶顏酋董狐狸
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
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譏譙之。狐狸叩頭稱寃。
願按實前事。使得奉撫賞。

七月南院都御史辛自修。糾劾巡江御史沈汝梁貪
狀有旨逮問。○御史龔仲屢疏論李植云。節婦美
名也。必垂老無玷而後可。一有玷污。鄉人不齒矣。鄒
應龍疏斥嚴嵩。豈不偉烈。及播惡雲南。至今人痛恨。

○大學士王錫爵上疏求去極言李植羊可立江東之怙寵驕狂以發張馮舊事爲不世奇功謂天下除建言之臣別無人品借大峪山風水爲名追論前尚書徐學謨主張未當語侵時行明以時行弱而凌之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臣駑不能匡正惟有去以自明上慰留之○科道齊世臣孫愈賢等交章論植可立東之并及吳中行沈思孝言中行思孝人品未可望用賢數倍也郎中馬應圖爲植等申理具言輔臣之專科道之諂有旨仲慶應圖謫外植可立東之降三級

八月 太后御新宮○東虜長昂躡入喜峰口降罰
正佐將吏有差○海瑞爲南院都御史瑞初膺巡撫
之命在途卽上疏陳治安機要謂今日貪墨爲奸毫
不可縱 太祖初剝皮囊草定枉法贓八十貫絞律
是以士多廉介之節政刑非德禮外事欲使百姓安
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清介者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
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大臣及歸本於君身疏甫
上而命下卽改南吏侍郎再改右都御史浹歲三遷
皆特簡也南臺爲養望地右都雖長稱獨坐然於諸
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爲南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先

自御史始約束諸御史甚嚴峻。御史無幾人到臺。一御史爲戲宴者。瑞坐堂上。謂曰。爾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五城兵馬若有司於民事尤所關切。每下一令。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雨花牛首官舫遊屐頓絕。瑞在南院僅一年。有提學御史房寰劾瑞欺世盜名。疏寢不下。其年新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言。海瑞爲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寰爲提學御史。納賄狼藉。談者欲吐。聞瑞之風。宜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嗤之。天下爲寰易爲瑞難。寰享貪利而笑瑞爲迂拙。世之所大

瘴也。後寰事敗削籍。瑞於丁亥年卒官。僉都御史。用汲入視。葛惟敏。巖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大夫醪金爲殮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岸。無隙地。雨泣動天。百里不絕。

九月京師地震。以尚寶少卿徐貞明爲墾田使。戶科蕭彥極言不可行以阻之。○諭兵部取內用銀十萬兩。○朶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

閏九月 駕幸大峪山閱壽宮

十月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

董其昌云閱視敘蔭自款賞之後日濫一日上下

相蒙功寔貿亂邊事大壞端在於此一變陋規復萬曆三年已行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論禮部河南產有麒麟着撫按奏進御史王學曾諫阻謫外○御史李棟奏爲功臣被逐外議不平事特疏理故尚書潘季馴之寃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以勤勞著績河上以居正故被論奪官棟獨理其功說者謂如耿育之訟陳湯理直氣壯不爲時論所沮有真御史之風

十一月張四維卒於家○御史牟志登劾奏鄭洛向年相附王篆以及并之幼女嫁與衰暮之蔣選司以

求總督棄女廣西萬里之外。

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兵破平之。

丙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爲貴妃刑主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一生子卽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羣疑定。上怒降如法邊職○六科查叅考成本進覽。

上命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曰考成之法繇輔臣居正之請也如催徵錢糧一節重處撫按則撫按惟叅論有司有司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臣之

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重責撫按司道州縣官，惟將平民拷逼承認。又臣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恐有鍛鍊文致之弊，亦非治體之所宜也。

春祭遣官代禮科王三餘曰：王者敬畏莫過於天，乃者雷震郊壇，宜親郊以答天戒，不聽。○以皇三子生，傳陞供奉錦衣官百員，兵科顧九思諫阻不允。

書楊巍議科道交章所薦遺賢內顏鯨管志道大計被黜，破格以待，各照前任職銜致仕。○科臣姜應麟、沈璟請冊立皇太子。上怒降處，差科

道各疏申救。上諭閣臣：前之降處非為冊封惡

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
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置朕於不善之地故
以是處之○把都剌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
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二百里
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
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
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
三月京師塵霾蔽空上戒諭群臣○賜進士唐文
獻等○禮臣沈鯉言國初兩稅皆用本色里甲均徭
從民之便自里甲改爲會銀均徭改爲條編漕糧漸

議折色則銀貴穀賤而民有征輸之困矣任土作貢非苦費也費常在於額之外今日加一賦曰某項明日又加曰某項因事而益者事已而其賦不休隨時而增者時過而其額如故有司之科取贖鍰最爲民害近括之以輸於京師有司所以應上官之費者益增其贖是昔之贖一而今之贖二也○封鄭氏爲貴妃許氏爲德妃部署爭言貴妃恭妃事疏留中

庶子趙用賢上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非有異術也不索民以非分故惟正之供常足也今天下財賦蘇杭松常嘉湖六府居其半一日田賦之數會典

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弘治間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萬曆六年冊報比弘治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查戶部見派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府冊該平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比部所派多四十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皇上固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之多如此。一日混派之弊。國初民田止於五升。官田係抄没人田以租爲糧。故有重至七八斗者。宣德初周忱定賦例。加民田耗米一斗。有奇。以融官田之虧欠。於是

蘇州一府增糧一百萬石。每正糧一石，加收五斗。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自一石五斗之外，絕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餘米盡括歸官，而徵輸雜出矣。嗣後復有均徭矣。復有里甲矣。又如折絲馬草舊征之。地者亦入於秋糧矣。又如驛傳馬役水夫戶口鹽鈔昔征之均徭者，又混於秋糧矣。又有貼役料解兵餉復計糧而派矣。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征不啻三倍矣。臣愚以爲宜遵祖宗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征派，不得立平米餘米名色，以滋那移之弊。自正額之外，襍派征輸，或照

地或計丁明著定數使與正賦不混庶無橫征之苦
一曰征稅之則周忱定額官田民田之名自在也嘉
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知府履
畝清量始定不等科則最重有至三斗七升六合者
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今槩一府皆官
田矣何得復有耗米哉惟有平米耗米二端支吾影
射故每年會計增減轉移又有新張沙田及蕩田等
報官起科有重一斗五升者蓋以墾江地荒之數府
冊並無細數開報戶部亦無籍載可考邑中猾胥主
其籍奈何委良民之膏血而克奸徒之侵蝕也一日

偏重之派。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江西浙東以斗。浙西江南以數斗。是各省糧一石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一石當田三畝。以三畝之額而三十畝之派。不重益加其重乎。一日白糧之運。光祿內庫各項白糧二十萬十七石。每石加白糲米三斗。加二春辦夫船車脚之費。通正米爲四石。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爲八十餘萬矣。而又各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磚河西務之剝淺。通州之搬運。後門之鋪墊。日甚一日。一日兵餉之實。嘉靖中倭夷內訌。始募水陸兵列守。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歲

非初寇也

四月盜竊文淵閣印。久緝無獲。命改鑄以賜輔臣。

五月 諭戶部買辦金寶進內

六月畿內大饑。○御史柯挺徐奏收荒諸便宜。詔撫臣賈三近行之。○河南山陝大旱。江西南北大水。

秋七月舒城出蛟一百五十六處。百里成河。

八月御史任養心奏建常德府龍陽縣典史青致盛祠。賜名惠烈。蓋青于洪武年爲民請減賦。自縊于登閣樓下者。高皇特爲之減原額二萬四千云。

九月十四日卯時 聖駕自鞏華城騎白馬帶銀盔

甲午時到感恩殿百官朝畢賜開臣膳。

十月太學士王家屏憂去。○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羹飯下同齊民于菹不忍且文皇帝嘗命以天子禮葬矣近奉明詔褒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德意未稱意宜詔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之側。

十一月尚寶卿余懋學疏陳十蠹謂執政者得必藉功失則稱挽回之難日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陰以爲市日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于上日諱疾之蠹窺矚爲常而弁髦公論日承望之蠹敢于拂天子

而難于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詎言者而銷其氣曰
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忿爭黨比曰爭勝
之蠹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于表異無
疾而呻吟曰垂戾之蠹

丁十五年正月庚寅朔○癸丑訛傳午朝百官踉蹌
趨朝詔責禮部鴻臚寺官各罰俸二月○昭雪故
都御史王仔朱統子祭塋○召何起鳴工尚書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大同撫臣胡來貢請改
祀北岳于渾源州禮部覆奏禹貢恒水出曲陽恒山
歷來祀曲陽有據詔仍舊○以蘇松孝子王敬臣爲

博士○常熟布衣許士廉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
輔荒田大畧謂國家所重於江南千里挽輸以稻米
耳今見貴戚內官庄田往往有學種江南稻米以爲
奇舉則燕地未嘗不宜稻也種稻必以水畿輔諸川
每於春夏之交泛溢塋原者未嘗不足於水也燥壤
之孺孺濕土之萑葦未嘗不沃衍也依然牛可耕糞
穢可積未嘗不足於種壅也聽豪貴已成之業而取
其荒者募民自名田此有利無害之道也竊見白糧
至京自丁字沽抵京倉歲費車腳銀若干萬兩而東
便門外河流故存若以堰關之制濟而通之淺蓄之

運歲可省車脚銀若干萬兩。以車牛之費給民耕具。歲可墾田萬畝。三年免給。更可廣而墾之。行之十年。未見其田疇之不遍野者。且募富民之能墾者。益之。乘國家無事之時。律以軍級升遷之法。使墾多者居官而長子孫。則豈不人人競勸。樂於趨事哉。唐張全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招民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事在人爲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輦轂之下。鞠爲茂草。歲歲仰給千里外。痛以爲富國家者。失之無策也。

三月左都御史辛自修尚書何起鳴先後去任初御
史張鳴崗劾奏起鳴前在諫署憑藉趙貞吉既叅東
藩則仇張居正所不喜之徐元泰趙世卿起鳴奏辨
謂指出辛自修爲高拱修恨自修亦奏辨求去道臣
高惟崧等叅起鳴科臣陳與郊吳之佳等叅自修詔
準自修去雜崧鳴崗各降級吏科張養蒙申救亦罰
俸時謂自修繇上特簡時行以進不繇已伎之故
與起鳴並罷○進士吳中立以累薦起送至懇乞終
隱許之○刑部主事王德新言以起鳴故罰及十三
道御史而輔臣不聞論救此必有私庇起鳴者詔下

德新錦衣獄究主使人尋黜爲民吏刑尚書楊勳舒
化各疏認罪。

四月以朝儀不整嚴責禮部官尚書沈鯉認罪仍令
鴻臚寺查不到者各罰俸○梟斬回夷馬毛等狗之
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丙戌歲
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爲壘流劫州縣里暴子
弟附之都御史李汶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荒民合
衆將高節逐賊殊死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
諸軍逼之於同官斬獲三十餘汶復會三邊督邵光
先并勦上詔勿得姑息其願爲編氓者立保甲法

嚴勸懲之○番禺縣布衣盧廷蛟伏闕上書部覆廷
蛟既多出位之語似有干進之嫌將原疏立案不行
本人勒回原籍○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爭自修起鳴
爲君子小人與叅料之爲公私歸咎於輔臣有旨

調外

五月存問尚書陸樹聲○浙直大水薊州地震○太
僕卿羅應鶴奏言舊有種馬十二萬有備用馬二萬
寺帑所蓄非銀也馬也近年輕視國馬動稱移借遼
東初年萬金今乃十一萬延綬又請矣昔以戰鬪爲
事不聞入請金買馬今何反請于無事之秋也

六月山東平陽縣有星晝隕○刑尚書舒化被拾
弗平欲辦化曰寧吾一人受枉毋使國法自此格不
行卽解職去

七月蘇松大水○四川邊臣徐元泰奏將佐邊之
等俘斬建昌叛酋二千八十六級

八月諭戶部取進內用銀十萬兩○海陽王庶子
唯潮條奏時政二十事句語難讀上特虛懷納之

下部議○上視朝畢召輔臣於殿閣面諭各處災傷
重大有司貪財害民雖有蠲賑虛應故事民間冤抑
事情莫爲伸理其以懲貪理寃安民爲急○順義王

扯力克送輔臣本兵馬各一匹。上命受之。

九月丁亥朔日食。雲陰不見。○吳縣鄉官凌雲翼。獻死生員問革間住。○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勸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兔助火落赤寇邊。其母太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九十級。復擁衆從永昌。闖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衆力戰射之。幾死。坐獲卜首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首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其母。大罕虎亦如之。明年虜王請携卜首還巢。

十月郟陽兵變。先是李材爲郟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郟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叅將署爲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梅林王所鼓衆譟亂。毀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鶴以新選守備至。謁叅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鶴具廷叅禮。甚肅。叅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叅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槩曲徇。材不從。鳴鶴

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逐部曉諭。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村下所尤十二事於丁副使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叅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士爭入求辨。門者訶之。遂大詬譟。丁走匿破竈中。鳴鶴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誰爲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鶴匿丁於叅將室中。夜亂兵圍叅將第。聲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叅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言送丁副使下船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逼。

翌日請李材終闕搽之事。賞燕未罷。鳴鶴以他事。
梅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帖息。○南直
都御史海瑞卒。謚忠介。瑞瓊山人。以舉人選仕淳安
縣。鄂懋卿理鹽政。不敢從。縣過。巡撫應天墨吏悉屏。
在留都人。以過剛病之。屢乞休。不允。遂卒于官。○左
都御史吳時來。懇留老臣。以固元氣。上是之。楊巍
傳希摯。侍郎陳瓚。南禮尚書姜寶。各不准自陳。

十一月。選駙馬王昺。尚延慶長公主。○王台孽子康
古陸。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反商鼎立。因
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反商。姦收反商妻。開原兵備王

緘檄叅將李宗召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緘玩寇釀亂上遣緹騎逮問科臣

彭國光爲王緘不平以失事推諉叅論養謙上欲

置於理閣臣持不可已而緘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

生事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質對閣臣申時行曰

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用

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

爲妄則邊將隳心解體而不敢言勦矣○下大典知

縣王偕于刑部審讞上命二尉聽記主事孫承榮

謂其偽未可知却之。上怒奪司官俸。

戊子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大雷雨京師大人。

二月。上御經筵畢。諭閣臣唐太宗非令主命停止。貞觀政要。講禮記。閣臣請進講通鑑纂要及大學衍義。○江西盜三千人聚景德鎮。撫臣議討之。僉事顧雲程曰。討三千人必以萬人往。勞費甚鉅。其魁爲藍芳威。嘗識之于武場。乃屬人招之。芳威匿山中不出。適有劉汝國之亂。雲程使之將兵備寇。且諭之曰。吾能生汝。不欺汝。而更何待乎。芳威遂單騎詣軍。後卒爲名將。

三月閣臣進高皇帝御札勅諭及詩文凡六十
道。上命并取累朝寶訓實錄以進。○輔臣申時行
進思政養心省心樂志四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
文位號。改正景皇帝實錄。下閣臣議。時行奏建文
復號未敢輕議。遂寢。○黃梅賊劉汝國作亂。汝國故
蕪陽門子。隨大盜梅堂白晝搶掠。蕪州守徐希明選
居民能幹曰潘案者。設計禽堂父子。汝國大掠宿松
諸民家。州官陳策職死。

四月江浙大饑。○御史任養心劾奏李成梁一門成
梁鎮遼如松鎮宣府如栢鎮密雲成材駐黃花廝養

李平胡李興李寧爲列鎮添遊環神京左右恐有尾
大之患○嚴覈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按蘇瓚
核迄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思願諸首功兵備
李材以旱曩頂請援使裨將杜斌等七人提兵一千
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鑿貫屯五章會
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
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并原捕生口喇瓦散等
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問密靖
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
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屯兵境外

者何人。遮魯密堵或近猛密。或近蠻哈。相去遠甚。何謂八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及一千。而云爲恩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百。何不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猛密尚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爲反。二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詔逮材等。輔臣時行疏救。言處分太重。則土司有輕邊臣之心。上不聽。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及科部嚴實。命降世曾爲庶人。材與游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罪時行再三論救不允。

五月四川撫臣徐元泰奏邊將李應祥伴斬印
夷賦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於馬湖○
存問八十尚書陸樹聲九十尚書郭宗臯

六月江南旱太湖水涸浙江大饑人相食○予故祭
酒蔡清謚文恪從詹仰庇請也○江南巡撫余立誤
信訛言奏稱太湖劇盜作亂官兵既集盜化烏有搜
緝數人結案復奏盜平

閩六月貴州土官安國享自稱所獻大木爲撫院委
商何貴持強凌奪先進上怒撫臣欲逮之閣臣申
時行奏曰土官乃敢叅撫臣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

以驕其志乎乃止○江西巡撫陳有年革任有年先
任選郎獨宿朝房一切權要罔敢私干及巡撫苞苴
不入都門閣臣患之御史方萬山希意劾其退糴遂
閣住

七月尚書沈鯉請冊立元子不允

八月潞王之國諭戶部進內用銀二十萬兩○禮部
郎高桂叅論順天主試黃洪憲舉子鄭國望稿止五
篇首名王衡係閣臣錫爵子素號多才疑信相半李
鴻係時行婚內有關節因字

九月天鼓鳴○禮尚書沈鯉朱廣罷○庚申 上幸

大峪山闕壽宮 皇后貴妃從乙丑回鑾甲子上

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涌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時行退而上疏言得人之論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矣

十月閣臣題授庶吉士八人爲翰林官十人爲科道十一月御史馬象乾劾東廠張鯨兇惡并指輔臣王錫爵阿從失職上怒下鎮撫司問錫爵疏收不允給事李沂復劾張鯨之惡百倍馮保上怒發沂鎮撫司問廷杖六十爲民

十二月己卯朔諭元翰可代論次輔錫爵亡女勿過

悲恐失治生之道時行奏謝○閣臣王家屏服闋召
用○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家遁
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
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
並服亡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遜令北關之卜寨那
林南關之猛骨反商互相結釋憾並請貢反商遂與
建州奴兒哈赤婚

巳十七年正月巳酉朔日食○閣臣王錫爵爲其子
衡自辨請罷歸田里上慰留之○甘肅兵變罷總
兵劉承嗣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仲於獄。時王衡已經覆試，有旨許會試。高桂劾俸矣，仲以洪憲錫爵朋奸疏上。上怒，遂有是命。大臣合疏救之，御史喬璧星言輔臣屢辨傷激，非大臣之體。上亦責之。○科道林祖述、楊文煥等共劾仲爲出位，桂爲誣害，下鎮撫司訊。仲革職，桂調邊方。○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蘄黃間。白晝張蓋入縣治，開倉廩，取富民粟散給饑民，官兵逐之，往往敗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撫臣周繼以聞，調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夢勳將三百人，最後至，深入爲賊所敗，幾殲。賊置之而去，其屬莫敢

臣誓衆復前遂大敗之奪其砦汝國變服遁金堂
生得之○禮部主事于孔兼言李鴻屠大壯卷巨實
磨勒出流批送禮科不意郎中高桂言之今桂摘而
臣以默見容何顏列署哉有旨免究

三月賜進士焦竑等

上不歸殿傳臚如常儀是科

陶望齡與前科鄧以讚馮夢禎三會元號稱理學其
絕居官無幾強半山林論清望者咸歸之○閣臣許
國爲會試考官士子仲式後集聚門下謁見國大言
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卽我門後一
切拒之從吾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

論定人品高下。聞者謂爲平平。當時進士安然於
主無一錢之費。○丙寅滌王之國而辭。上降座臨
陛。目送撫然。羣臣感動。○騰衝姚安兵亂。先是騰衝
號稱樂土。自岳罕亂。始議募兵。皆楚蜀亡命也。設騰
姚二營。劉綬鄧子龍分將之。二將不相能。二營兵相
角。已而子龍兼將之。工作虐使騰兵。暨用師隴川。姚
兵俠主將以凌騰。有訛言罷子龍者。騰兵歡譟欲結
隊自歸。而姚兵爲子龍所驕。因索餉洵洵。遂大呼殺
掠。永昌城門晝閉。○贈王崇古太保謚襄毅。○巡撫
副都滕伯輪卒。伯輪廐隸人。三品未滿考。以海上功

特予全葬。

四月大旱荒。江南北浙江江西湖廣俱旱。鄱陽震澤半成平陸。三吳斗米二錢。僵屍百里。○廣東賊李茂既就招撫。爲盜如故。有司捕治之。叅將陳居仁縱去。賊遂揚帆入海。襲破清瀾城。○翁源人王子龍作亂。討降之。○王錫爵疏請視朝。建儲疏曰。今年二月以來。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再出幸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臣等猶幸每日散本。竊聞青旨外廷百司。緬想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莫若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人人得承休閒。

見天下幸甚。皇長子倫序有定。皇上三年。明旨已宣付史館。去年未行。今年未行。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塞道路揣摩之口。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者也。○都督鄭承憲卒。特命其子國泰襲都指揮使。○虜王及夫人移書鄭維。言向守先王之約。今讐邦瓦剌犯我疆界。欲往討之。已與各部期會于多羅土蠻。先有永舍布矮生事于西寧。襖兒都司作難于甘肅。今我星馳定之。并送佛骨。乞從裏邊行。并照舊給賜撫賞。維諭之曰。旣假道。必疾行。毋生事。撫賞不多。毋厭薄也。

五月黃河堤潰於徐泗。○莆田山寇柯守岳自稱遊
天王。署其下爲將軍。劫掠州縣。把總王子龍胡全討
定之。○陸光祖南吏尚書。○子故總督胡宗憲祭塋。
○浙江颶風大發。海水滂沸。漂沒數千家。

六月雲南姚江兵亂。從大理過會城屯楊林。與官兵
相持。土官祿華誥賂之。賊衝圍出。寧州武定臨安兵
夾攻。敗之。擒獲四百餘人。宥其餘黨。巡撫蕭彥奏聞。
詔逮總兵鄧子龍。○科臣張養蒙奏稱。右都潘季馴
三任河漕。熟諳水道。起用之意。固責其新功。首宜久
任。從之。

七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言。士風偷薄。長官以優容爲盛德。屬官以偃蹇爲風裁。今王藩臣揭帖不投堂。安用南都察院哉。乞嚴諭南道。恪守堂規。將王藩臣罰治。○進士薛敷教劾奏吳時來等。大學士時行言。其輕肆。着省過三年。於教職內敘用。○原任州同知張壽朋考察被降。補推官。御史傅好禮請將吏司究處。○御史林道楠言。蘇松五府白糧。正耗之外。又有加耗。查萬曆九年規則。米一石不過耗五升。今至四斗五升。米百石不過費銀七八兩。今至二十餘兩。自彼處至京。率三石致一石。復遭此無窮需索。將何底止。

哉○刑侍郎何源卒。源廣昌人。尚書喬新後。初任
興縣靖江王盤遊至浙。源令饑民哀謀求賑。王遁去。
爲職方郎。抑內豎。不得典京營。歷考功郎。晉甲戌。計
以公稱。

八月十五日萬壽聖節。上始御殿受賀。明日傳諭
王闕老忠愛已見矣。昨升殿頭眩。坐不能久。家屏疏
謝。

九月屬夷長昂入塞。李成梁亡沒軍士八百人。○吏
科吏孟麟劾黃洪憲典試北場。改正硃卷以行私。失
去墨卷以滅迹。以孫坤浩文作程。而中巢王洪典職。

來爲都御史黨夔洪憲

十一月刑部郎吳正志劾奏科臣李春開賣緣得據
言路排詆趙南星姜士昌

十二月大理評事雒于仁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

○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

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於唐末據有

播州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應

龍於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

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萬

曆十三年進大木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應龍

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遂驕蹇輕漢法所
居僭擬嬖小妻田氏出其故妻張氏已復疑張外淫
封亦命取其首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
覺其欺奪之權七姓因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結關外
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夢熊受變告喜於有事主用兵
行勦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
建州夷奴兒哈赤以斬叛夷克五功進都督僉事初
哈祖父叫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繼畜哈
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埭旣與反商爭
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請首漸雄長

諸夷矣

庚寅十八年正月立春甲辰朔上在毓德宮召閣臣

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上以維

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懇請寬宥上目屬錫爵

意云何錫爵曰外人不以于仁爲訕上而以爲納忠

若重罪之人不以于仁爲訕上而以爲拒諫上意頓

釋時行因進云臣等久不瞻天顏雖有芻蕘不能面

陳今日幸蒙宣召敢不傾吐近來皇上嘗欲靜養

臣等不敢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臨朝亦

足以慰羣情之瞻仰上曰朕豈不欲出只是脚軟

萬曆十八年正月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辭立東宮儀宗祚大計

賜裁定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但長子

弱俟其壯使出時行曰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

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

云資稟賦於天學問成於人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出去宮門數十步上復

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已令宣長哥來一見良久

引入西室至御榻前皇長子在榻右上手携之

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賀曰皇長

子能姿鳳目岐嶷不凡上悅時行云皇上正位

東宮時方六齡卽已讀書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遠等行等親視良久因奏

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聚磨使之成器 上

曰朕已知之○御史熊元劾總督梅友松歲費軍餉

數百萬不能控制諸虜罪同悞國○科臣陳與郊爲

光祿少卿王汝訓所劾上言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

明旨抗必欲橫議者勝一人曰是欲滿朝盡是之一

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則行於今日非鄉愿不可如

此而曰定人心不服也臣常謂心無所爲不論平恕

之與刻深皆爲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摭拾

皆屬私言。汝訓雖誣臣臣不忍。嬭汝訓之名。獨惜其以迂愚受惑。不自知其輕誣耳。吳正志等四五人。謀議偏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此氣節耶。君子耶。張九一有塞上墾田功績。非盜虛名於紙筆。臣間舉之。辛自修在院考察。以私憾陷甘雨。以私賂底向日紅。臣實鄙之。果誰諛誰誣乎。○吏尚書楊巍亦言汝訓箝制言官。非體改調南京。○御史錢一本劾奏江西巡按祝大舟。賍私狼藉。命逮治之。○陳與郊陞太常少卿。御史王明劾之。并及楊巍。御史萬國欽亦論巍躡陞。唐鶴徵陳與郊爲失所舉。外轉張一

元張應芳王麟趾爲失所錯。

三月評事雒于仁告病特旨着爲民○吏尚書楊繼
罷以宋纁代之○代州星隕如雷○太常少卿謝杰
言懿文太子歲以奉祀官主祭祀以御名其體太褻
命易南京五府僉書官主之。

五月李世達爲左都御史○京師旱霾○給事中胡
汝寧請禁人捕田鷄以推廣好生人呼汝寧爲蝦蟆
給事

六月太白晝見○虜入陝西時吉能父子俱死其孫
卜失兔幼不能制其下用事臣切盡黃台亦死各首

莫相統一國初設茶馬司與蕃爲市虜嘗抄掠諸蕃而火落赤者切盡黃台吉弟尤桀黠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就索輒還之時副將李奎方醉軍士報虜侵掠奎單騎赴之虜持鞚自白奎拔刀砍之虜大謀射奎死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戰敗沒乃以尚書鄭洛爲經畧使切責順義王趣之東歸而聲火番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按卜失兔有二人後襲虜王者扯力克之孫也

秋七月朔日食○楊文舉爲吏科都給事中敘其行賑功也尋以贓敗○廷臣屢疏請冊立豫教上怒

吳激聒以爲離間。錫爵疏曰：凡稱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疎之。今上手擁元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勸冊立以成所欲，貴請慈教以成所欲，親何名爲間也。

八月閣臣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歟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惴怖，止辨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變下求安專籍歟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闕，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怙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

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寬文法而後文武同心人人效死。○侍讀學士黃鳳翔言。方今四夷鱗集闕下。陛下頻免朝講。號溺宴安。臣竊耻之。天下十計用人理財二端。建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靡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愚以爲直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羨帛二萬。易胡人首。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積爲常供。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燁煌。皆內帑所捐金也。遠方芘剝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類。仍與其捐。

厚費于冥冥。孰若寬一分于民命也。○乙丑
時行於皇極門。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受其
行對以虜欲搶番。聲言內犯。上曰。番人也是我之
赤子。督撫官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
範。到虜過河。纔奏。可見邊備廢弛。皇祖時都拿重
處矣。上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賤牽制掣肘。但
有功勞。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卽
推與將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臨戰定用武官。
上曰。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能將兵立功。時行對以
將材難。前日有御史薦二人。其一原是中材。其一又

老矣。上曰：趙克國亦是老將，卿爲朕股肱，用心分
理，廢弛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
河止百萬。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
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復命鄭維
經畧陝西，雖以戎政被叅，求去。時行薦用之。

九月，詔停刑。○易州人周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山
各產礦砂，奸民竊取，爭鬪請立官開採。○御史萬國
欽劾奏：自輔時行，奸貪誤國，巧宦之縉紳與庸駑之
介冑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行。
歲以十數萬，無事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臣

所知者某某送銀三千某某五千某某萬兩轉總兵
擢錦衣某某送銀五千與之輕罪邊臣邊將多出
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欺誤國家不淺矣虜再入塞破
軍殺將督撫疏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
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
是衝壁而入也臨筆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
之言何以自解矣

十月閣部大臣公疏請建東宮閣臣申時行密進
揭帖於上前日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臣名於首
不勝跼蹐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票擬

茫無所知每見多司但有言及輒諭止之臣在閣時同官未嘗言及亦以爲未可殿中書舍黃正賓摘摺中之言上疏劾時行奸詐可據上震怒廷杖正賓一百爲民○國子司業劉應秋言時行外逃嚴嵩貪橫之名而頑夫債帥出其門下陽避居正佑權之迹而芒屨斧斤倒持手中○上傳諭百官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官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瀆直待十五歲○禮科羅大紘奏內閣所下時行密揭辨明建儲公疏初不與知但云社稷之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已奉旨俞慰科吏自時行欲

視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誤許之。踰日稽留。臣造門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而使綸音洩漏。臣罪何辭。但時行遁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誣君。陽附請直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內交。高廟神靈。必陰殛之。有旨着大絃降邊方。○禮科胡汝寧言。公疏始上。許國竟首時行。此國之失也。閣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意。帖既落科。亟令索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申時行之失也。乞嚴諭二臣。協和以全終始。

十一月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致仕。季馴勤於河務。其所經畧。一議塞決。以獲其河之水。談河患者皆

海口積沙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繇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至於下流。或歧而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下流旣順。上流之淤。豈自通海不濬而闕。河不挑而深矣。所謂回隄。卽以導河導河。卽以濬海也。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倣河南道隄之制。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侍郎沈節甫疏言。近日河患。

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祖陵憂高在鎮口則開水不得出爲運道憂必以治河身之高爲上策其次開腰舖使黃讓淮以安祖陵開韓莊使洩開水以保運道爲中策○居正當國時其奴有游七者頗攬權勢一詞林大僚贈以序言號爲楚濱先生張籍沒後七亦論死至時行爲政乃有宋九詳于長筆盛權勢過於七

同時有王

五者文雅不如

其主人以清謹爲名不大

恒赫也一日五謂人曰近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帥遣使先通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

公門下給舍云。煩見通息於渠。願與交權。世有此等諫官。向我輩求薦。與邊帥游。大可笑也。五之議。過七九遠矣。

○兵科張棟言。

經畧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於六千。何陵夷至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則八事修乎。否乎。所閱者安在乎。

十二月庚寅 上諭時行曰 祖宗訓錄乃今之史
鑑豈可不得而知其令寫成書以便觀覽庶知治國
家之法○吏部題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又陞孫如法
南院照磨俱不下科臣楊文煥御史何選各疏請詔
切責其市恩沽譽各降調元標着改南

萬曆注畧卷之八終